

从荆棘鸟说开去

文/庐山

匡庐水

《荆棘鸟》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考琳·麦卡洛的长篇小说,自1977年问世以后便成为与《教父》齐名的美国十大畅销书,并迅速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小说。

《荆棘鸟》描写的是三代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,作者塑造了三个敢于与命运、与社会习俗抗争的女性。通过这三个女性的形象,作者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:真正的爱 and 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。

由此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小鸟叫荆棘鸟。

荆棘鸟,又称刺鸟、珍珠鸟或翡翠鸟,原本是产自南美的一种珍稀鸟类,因其擅长在荆棘灌木丛中觅食,其羽毛像燃烧的火焰般鲜艳而得名。

《荆棘鸟》的魅力在于爱和命运。

考琳·麦卡洛告诉我们:有一种爱叫付出。

涅槃,追求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,个中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壮。然而自然界中有一种极不起眼的飞禽,她的一生则格外地令人肃然起敬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荆棘鸟。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生命。据说她短暂的一生只啼

叫一次,而这唯一的一次啼叫竟然是她的生命绝唱。

荆棘鸟从蛋壳中孵化出世羽翼丰满后,开始延续自己的生命。一旦确认后继无虞,她便义无反顾地破巢而出去寻找她的归宿,那就是她的爱人——荆棘树——或者那便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一种完美的结合。

迎着暴风骤雨,飞越万水千山,她就像一个踏上征程的斗士般勇往直前。

苦苦地寻觅终于找到了那棵浑身上下披挂着尖刀般利刃的荆棘树。荆棘鸟压抑着内心的喜悦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令她魂牵梦萦的爱人,猛然间她一声长啸展翅扑向树枝上那根最长最尖的荆棘,使尽全力将自己青春的身体狠狠地扎了进去。随即,在这荒无人迹的丛林里传出了她那曼妙动听的鸣唱,歌声是那么的动人,歌喉是那么的嘹亮,欢快而激越,悠扬而抒情,令云雀和夜莺顿时屏声敛息黯然失色。

然而,这凄美的歌声并未能持续,在泣血的哀鸣中她完成了生命中最辉煌的绝唱,曲终而命竭。

这就是荆棘鸟。她的一生虽然只鸣唱过一次,而且是以生命为代价,然而却是那么的悲壮和辉煌。

正如小说的结尾所写的那样:“鸟儿胸前带着荆棘,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。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,被驱赶着,歌唱着死去。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,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。她只是唱着、唱着,直到生命耗尽,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。但是,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,我们是知道的,我们是明白明白的。然而,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,我们依然把荆棘扎进胸膛。”

于是我联想到一种生活态度:有一种努力叫坚守。

我们知道,机会总是等待着有准备的人。反过来说,有准备的人同样等待着机会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。但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。

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么一个人。他在21岁和24岁时遭遇到生意上的破产,22岁角逐州参议员受挫,26岁时爱人去世,34岁、36岁、45岁三次参选联邦众议员落选,47岁提名副总统败北,49岁角逐联邦参议员再次败下阵来。30年间他历经磨难,然而他从未退缩。终于在52岁那年他登上了总统宝座。这就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。在他的总统任内,美国爆发了史称南北战

争的内战。在他的领导下,击败了南方分裂势力,废除了奴隶制度,维护了国家的统一。林肯是一位出身贫寒的伟大总统。2006年被美国的权威期刊《大西洋月刊》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名。

巧合的是,与林肯先生同时期,大清帝国的曾国藩正统帅他的湘军与太平天国拉锯。曾国藩先生虽屡尝败绩,有几次甚至差点走到生命的尽头。然而他以自己的信念坚持了下来。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却毫不服输地誓言“臣屡败屡战”。这里他说的是“屡败屡战”而不是“屡战屡败”。屡战屡败,表现的是一个人的失败,屡败屡战则显示出一个人的执著与追求。

在时代的背景下,忘我的奋斗造就了曾国藩先生和林肯先生。

“败不馁”体现了执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,诚如毛泽东同志在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预言的那样:“往往有这种情形,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,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。”

然而,坚持并非易事,这种意志和毅力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。这便是荆棘鸟给我的启示。

她的一生虽然只鸣唱过一次,而且是以生命为代价,然而却是那么的悲壮和辉煌。

冯梦龙“新列国志”精图

文/寥风斋

白描绣像

冯梦龙补订的《新列国志》,于明崇祯年间由金闾叶敬池刊印,计一百零八回,每回各有精图一幅,计图一百零八幅。所附精图无论绘工还是刻工,均不逊于龚绍山刊本《陈眉公批评列国志传》,而且画面更显繁复,更见精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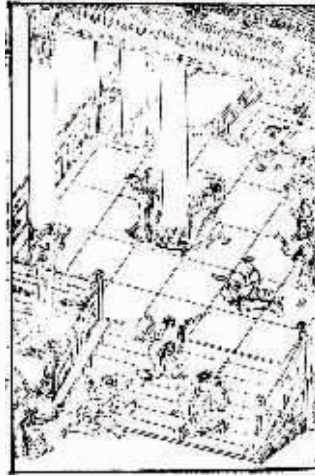
介子推割股啖君



卫懿公好鹤亡国



咸阳市五牛分商鞅



献地图荆轲大闹秦

明代大文豪冯梦龙对于《列国志传》很是关注,他在余邵鱼旧本基础上加以补订,编写成了《新列国志》,形成了“列国志”小说的新版本。

之所以称为“新列国志”,是因为冯梦龙对原书进行了较大的改动。冯梦龙认为,“旧志事多疏漏,全不贯串,兼以率意杜撰,不顾是非,如临潼斗宝等事,尤可喷饭”。他遂改变了原书在铺排史事、结构布局、细节描写等方面的失当之处,在敷衍润色史实的基础上,采用虚实结合、详简并用的方法加以补订,极大地丰富了

原书的艺术感染力。冯梦龙补订的《新列国志》,于明崇祯年间由金闾叶敬池刊印,计一百零八回,每回各有精图一幅,计图一百零八幅。“金闾”乃是苏州的代称,因苏州有金、闾二门。“列国志”小说版本史上颇有影响的几部刊本均刊行于苏州,说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

这部《新列国志》所附精图,无论绘工还是刻工,均不逊于龚绍山刊本《陈眉公批评列国志传》,而且画面更见繁复,更见精神。如“懿公好鹤”的故事,很多读

者都颇感兴趣,卫懿公因为好养鹤,结果举国养鹤,弄得亡国丧身。龚绍山刊本上仅草草画了两只鹤,而叶敬池刊本插图上共绘了九只仙鹤,而且有一只鹤立于车中,将卫懿公玩物丧国的情态,刻画得很是细致。又如“荆轲行刺”一幅,叶敬池刊本也迥然不同于龚绍山刊本,人物没有采取端坐的静态,绘制的是荆轲绕柱迫秦王的场面。更加切合原书,也更扣人心弦。

不过,拿此本插图与前文提及的《片璧列国志》比较,则令人惊诧地发现,

《片璧列国志》的四十八幅插图,有部分和这部《新列国志》相同。虽然《片璧列国志》画面粗简,但人物造型以及构图布局,两者基本一样,唯有区别的是,《新列国志》版框较长,而《片璧列国志》版框较短,因此后者的画面较之前者显得并不完全。如果这部《新列国志》的插图是全新绘制的,那么只有一种可能,《片璧列国志》较《新列国志》后出,虽文字未取冯梦龙补订的“新本”,但对于“旧本”和“新本”相同章回的插图,却直接从《新列国志》里取用了。

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筱妮